

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訊

第 42 期

2004年 12 月

- 第四屆美國宗教文化暑期高級研討班綜述 1
- 《中美宗教文化的現在與未來》學術研討會 5
- 讀書研討會報導：
他者與差異：漢語思想語境下的基督信仰 6
- 讀書研討會報導：
以上帝之名挑戰中華帝制 9
- 訪問學者報告：
田薇教授 10
- 訪問學者報告：
傅有德教授 11
- 2004 年秋中國學術之行 12



主編 王忠欣
執行編輯 夏訓智
144 Hancock Street,
Auburndale, MA 02466
USA
Tel/ Fax: (781) 862-3964
E-mail: ccsana@juno.com
www.ccsana.org

第四屆美國宗教文化暑期 高級研討班綜述

由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主辦的“第四屆美國宗教文化暑期高級研討班”於2004年6月16日至7月16日在美國東西兩岸舉行，共有10位中國學者參加了暑期班活動，他們是：四川大學歷史系主任陳廷湘教授、四川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王晉萍老師、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院長傅有德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副院長劉孝廷教授、南京大學出版研究所所長張志強教授、清華大學哲學系田薇教授、武漢大學哲學系孫思教授、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何慧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與人類學研究所黃劍波博士、北京市基督教珠市口堂李永紅主任牧師。

這次研討活動歷時一個月，橫跨美國大陸，先後在紐約、波士頓、費城、華盛頓、洛杉磯、舊金山等六大城市訪問了20多家不同種族的教會，參觀了近10所中西神學院，拜訪了10多個宗教團體，參加了約20場有關美國宗教的研討活動。

本屆研討班的目的是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提供一個親身考察、瞭解、感受和認識美國宗教文化與社會的機會。學者們通過聽報告、與美國宗教團體和社會人士的廣泛接觸、參與活動、參觀考察和學術研討，對美國社會的政治、歷史、文化，尤其是作為主流宗教信仰的基督教有了切身的感受和體驗。這些第一手素材和經驗的獲得對於他們認識美國的宗教文化，反省中華民族的歷史、現狀，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來發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思想啟迪。

美國社會的歷史、政治、文化和基督教

通過對美國六大歷史文化都市的參觀、考察和訪問，學者們對美國有了一個比較完整清晰的瞭解和認識，豐富乃至更正了原來從教材和書籍上得來的一些知識，特別是對美國建國和宗教的基本關係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其中，費城西敏寺神學院的Peter Lillback博士通過豐富的例證和史料分析，連續幾天為中國學者講述了美國的建國史和宗教史，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他還約請了普裏策新聞獎得



學術講座：美國的宗教多元現狀

主麥道格拉斯博士為中國學者講述美國的宗教和新聞史。在華盛頓，學者們訪問了Buket Funds法律事務所。該所負責人艾斯利先生為研討班的學者們做了《美國的法律與宗教自由》的報告。他介紹了美國憲法的起源及其對政府的限制和對個體自由的保護，而這與美國早期的信仰狀況有著直接的關係，特別是聖經中的教導在美國憲法中得到了集中反映。在華盛頓特區的Falls Church—美國建國國父華盛頓參加的教會，教牧人員向到訪的學者們介紹了該教會的歷史，特別是基督教對美國建國的影響，以及今天基督教與美國政治的關係。他們指出宗教是美國歷史發展的一種推動力，從美國的建國、廢奴運動到60年代的民權運動，都是由宗教信仰團體推動的。通過這些訪問，學者們深刻地認識到，保持信仰和世俗之間必要的張力是實現社會民主的一個基本條件。

美國的宗教狀況與神學研究

在波士頓的Walker Center，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與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合作，為中國學者舉辦了六場關於宗教問題的學術講座，使大家對美國的宗教狀況和神學研究有了全面的瞭解。其中，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副院長John Berthrong為研討班報告了美國的多元宗教狀況。他認為美國的宗教狀況象個市場，21世紀的美國將成為一個宗教非常多元化的國家，甚至宗教劃分的標準也不再僅僅按照過去的宗派劃分，而是按照保守、自由等的神學傾向來劃分。

神學院的Newsome教授介紹了美國宗教發展的歷史和現狀。她特別強調了在美國社會發展中宗教活動與黑人解放的關係，指出衛理公會在其中發揮了突出的作用。隨著黑人教會的建立，教會便成了黑人社會生活的中心，由此他們還逐漸發展出了自己的神學，主要集中在對耶穌基督的理解上，這為後來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打下了基礎。父親節的那一天，研討班的成員在波士頓參觀了一個黑人教會的主日崇拜活動，其追求靈性、熱烈奔放的氣氛和形式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神學院的Garth Green教授介紹了系統神學在歐美的現狀。他指出，神學從一開始就面臨著哲學和聖經神學的張力，在哲學方面要求的是理性，而聖經

方面要求的是信仰，系統神學就是要處理二者的關係。為此，他給出了神學科學的分科圖，並分析了系統神學的要素構成。

劍橋聖公會神學院教授Fran Bogle向中國學者介紹了美國基督教社會服務的情況，她認為美國社會公正運動和海外傳教運動的目的都是為了改善人們的生活。目前，在美國，許多教徒還限於給人以直接的物質幫助，但已有很多基督徒開始關注產生社會問題的原因，尋求社會治理。因此，各主要的基督教組織都有自己的“公關”活動和人士，注重對政府決策的影響。由於教會在美國是主流，因此教會的活動和影響很有力量，對社會的公共治理的影響不容忽視。

在加州伯克利，加拿大維真學院的沃蓋斯特博士向研討班的學者們介紹了《聖經》的成書過程和聖經史的研究，使學者們對《聖經》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

宗教與科學的關係

由於本期研討班中有一部分學者是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的，他們主要從科學工作者的角度關注宗教問題，因此本期研討班的一個突出亮點是研討了不少科學與宗教的話題。比如在波士頓的系列講座中，首場學術報告就是由波士頓大學神學院的Wesley Wildman教授所作的“宗教與科學”。他不僅介紹了目前學術界關於宗教與科學關係的研究成果，特別是進化論與宗教創世論之間存在的各種爭論，而且比較詳細地介紹了波士頓大學神學院關於宗教與科學課程的開設情況以及與世界各地相關研究和教學機構的學術交往關係。他還把該校已經和正在開設的關於“宗教與科學”的研究生課程簡介，及近年來國際上比較有影響的科學與宗教的著述目錄等非常珍貴的教學與研究參考資料毫無保留地提供給了中國學者。

在波士頓大學Danielsen心理學研究所，學者們聽取了關於宗教在心理諮詢和治療方面的研究與應用情況介紹。該研究所成立已有50餘年，設有涉及心理學、靈修學和宗教學的許多交叉學科訓練。該所所長Brian McCorkle博士指出，心理學最早就是宗教性的，它是從宗教中分化出來的，這從其希臘文的原意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事實上，在宗教生活



參觀五月花號船

實踐中，教徒們的禱告在很大意義上也是一種心理解脫活動；現在講心理學而舍宗教，就根本不可能說清它的來龍去脈。

美國華人的宗教信仰狀況與實踐

在美國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中國學者除了與美國學界、政界、宗教界的各種團體和人士進行思想文化的交流互動外，由於語言、文化、習俗特別是社會背景的一致性，他們更容易在美國的華人界找到認同，獲得更多的資訊。正因此，研討班在緊張的活動之餘，還積極參觀、拜訪了各種類型的華人教會和家庭，特別是在除了費城以外其它5座城市，接待研討班的都是華人宗教團體，更使學者們獲得了與華人同胞直接面對面交流和懇談的機會，這從一個側面幫助學者們加深了對美國宗教與社會的認識和瞭解。

在紐約，研討班參加了華人教會的主日崇拜活動，觀摩了在紐約這樣的大都市里華人的宗教實踐盛況。在華盛頓，研討班參觀了華人教會的禱告活動。在波士頓，研討班深入華人教會的家庭查經班體會華人同胞的查經感受。在洛杉磯，學者們聆



參觀美國教會主日崇拜

聽了華人牧師的講道。在舊金山研討班不僅走訪了眾多的華人教會，而且參觀了三谷教會的禱告活動，並在豐收神學院聽取了幾位信徒的信仰經歷。在環球聖經公會，學者們了解了近20年來《聖經》漢語新譯的歷程和新譯本的情況，而且獲贈《聖經》新譯本和宗教研究書籍。

在波士頓、華盛頓、洛杉磯、舊金山等地，研討班還深入到華人社區和家庭進行考察，不僅觀察他們的精神文化活動，而且與他們吃住在一起，真切瞭解了他們的日常生活，感受到了華人同胞在美國社會的真實處境。通過這些觀摩，學者們不僅深刻感覺到華人基督教會在美國各地的蓬勃發展勢頭及其在華人社區中的巨大影響力，而且通過對有宗教信仰家庭和無宗教信仰家庭生活與精神狀況的對比，更感覺到前者生活的充實和有追求。華人信徒身上所體現的獻身精神與服務熱忱，更讓學者們感慨不已。

遊歷與觀賞

與往屆一樣，此次研討班在緊張的學術日程安排之餘也不失時機地組織學者們參觀美國的歷史文化景觀和美麗的自然風光。紐約繁華的曼哈頓商業大都會，華盛頓國家廣場周邊的博物館、藝術館、紀念堂，費城的豐富歷史遺跡，波士頓富有精神象徵的“五月花號”、光榮的萊剋星敦、自由大道、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威斯利女子學院，特別是7月4日美國國慶華光四射的煙花之夜，洛杉磯聖達戈山上藏品價值連城的博物館、植物園，舊金山灣區的秀麗景觀、著名的斯坦福大學和伯克利大學以及矽谷所在地聖荷西的寧靜，還有所到之處數不盡的各種規模與風格的教堂在晨曦、正午和傍晚陽光下的百態千姿，都給研討班學者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尤其是後者——那些高聳在村村鎮鎮平地與山巔的教堂，是研討班成員回國後時常談論的文化話題。

這些活動使學者們在飽覽美國先進的人文文化和秀美的山川景色的同時，也間接地瞭解了美國的社會治理、教育、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保護和社情民意，收到了學術活動所達不到的效果。

觀感與反思

在一個多月的研討活動裏，學者們“近距離看美國”，既有走馬觀花，也有下馬看花，所聽所看所思所悟，印象深刻、體驗豐富、感觸良多，也感覺到了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中國學者肩頭的艱巨責任。

在美國時時觸動學者們的，是美國為何這樣發達以及發達了以後社會成員的生活狀態。學者們在美國主要感受到的是美國社會的秩序、效率、完善的服務，以及美國人的修養、敬業及無處不在的社會關懷。讓學者們更為感動的是在美華人的生活和精神風貌，果然是入鄉隨俗，與在國內時判若兩人。他們有信仰、有熱情、有關懷、有奉獻，許多人毫無報酬地在教會和公益事業機構長期做義工，而洋溢在他們臉上的卻更多是奉獻的舒心和快樂。同樣，華人們對祖國情感也是那樣地摯熱而專注，他們對祖國的關懷與奉獻是那樣地慷慨與無私。此情此景，不僅給學者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帶來巨大刺激。

許多學者在研討班結束時感念不已，指出這次活動所獲得的是他們在中國和書本上所學不到的。陳廷湘教授說，參加基督教與美國文化暑期研討班一個月的活動，親眼看到了基督教在美國現實生活和數種領域的主導地位；進一步弄清了基督信仰者對許多重大神學理論的真切理解，以及信仰者和非信仰者在基督教的超越、出世入世、上帝存在方式、信徒如何得救等重大問題上認知的可通性和差異性；親身體驗到華人信仰者心靈充實、寧靜和平、親密友愛、無私奉獻的生活樣態，從中看到了基督信仰對中國和人類的偉大意義。

王晉萍老師說，這次暑期研討班，為我提供了瞭解美國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的視窗，我真切地體驗到了基督教對美國和全人類的重大意義。可以說，沒有基督教，美國就不稱其為美國。從華人信仰者的宗教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看到了基督教對人生及其意義的重大改變。

何慧教授說，五個星期的宗教文化之旅不僅讓我們從知識上、學術上加深了對基督教的認識，而且親身體驗了宗教生活。從信仰的角度，從對信徒們的日常生活和思維的觀察去瞭解基督教，比任何書本和理論更直接、更直觀、也更生動。正確、客觀和公正全面地瞭解基督教，是知識份子應有的責任。把基督教中有益於社會、個人的文化精髓發揚廣大是有必要的，對於中國的進步和人民的幸福也是有價值的。“美國宗教文化暑期研討班”架起了中美之間文化交流的橋樑，是幫助中國學者瞭解美國、瞭解基督教的很好方式。

劉孝廷教授說，對在美華人的宗教信仰，我是持積極肯定的態度，感到他們比不信教的生活樣態要好得多。這種“美國”經驗，對當下中國大陸，可鑒之處甚多。對於個人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發展，特別是與馬克思主義和儒學的關係、宗教與科學的關係，以及宗教末世學的思考和研究頗有推動，是一次不可多得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高效學術活動。經過這次美國之行，我想，大多數學者遇到宗教尤其基督教問題，在教學中至少能夠做到：不再回避，客觀介紹、友善評價、歷史分析，甚至會在自我反省和本土文化建構上有所發展。其所產生的影響，不是任何教內作為所能替代的。

張志強教授說，通過參加這次美國宗教文化暑期研討班的學習、參觀，使我對美國的社會、文化等有了更深的瞭解，尤其是對基督教所倡守的“博愛”等有了更深的體驗。我們沿途有時住在信徒家，受到他們的熱烈歡迎，正是這種“博愛”的具體體現。我個人認為，基督教所倡守的一些價值觀，對現代社會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通過這次考察，改變了我對基督教的一些模糊認識。

黃劍波博士說，月餘的研討、講座與觀摩等諸多活動串起來加深了我對基督教的多樣化的認識，也對美國社會、文化中的信仰維度有了一個更切身的體會。在此期間與同行的學者以及美國當地的各界人士的討論，以及由此而生髮的種種反思，不僅對我的研究大有益處，與我的個人生命也多有造就。

李永紅牧師說，不同內容的講座安排，從不同的視角讓我們更多地瞭解宗教對美國的建國、立憲、社會、教育、文化的影響和起到的作用。從東至西的參觀訪問及座談，對美國教會的現狀有了感觀的認識，深感中美兩國教會之間有著相互交流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孫思教授說，一個月的暑期研討班的收穫是我在20多年的哲學學習和研究中所未曾獲得的。研討班的講座十分精彩，使我們瞭解到基督教的发展史就是一個爭取信仰自由的歷史，由此而孕育出美國文化的民主自由精神；使我們對基督教文化所倡導的信仰自由、民主自由的內涵有了更深的理解。現代神學家們對其他宗教的開放態度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次研討班不僅使我對基督教哲學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且對基督徒生活有了更多的親身體驗。通過參加各種教會的活動，我們親身感受到基督教信仰所主張的信、望、愛對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的鼓舞，我為他們積極的生活態度所感動。

傅有德教授說，研討班期間，所見甚多、所聞甚多，所感甚多，所思也甚多。其中，許多東西是不可能通過書本學來的。總之，感到收穫頗豐，不虛此行。可謂“一月美國行，勝讀數年書。”此次美國之行雖沒有提供更多的證據藉以從理性和邏輯上證明上帝的真實存在，但是，我們比以往更多地親身感受到宗教在政治、社會、文化、精神諸層面所產生的實際效果。



參觀舊金山的教堂

《中美宗教文化的現在與未來》學術研討會

——記美國基督教徒與中國無神論者的一次對話

2004年8月7日至9日，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和中國無神論學會組織了一些學者在北京舉行了名為《中美宗教文化的現在與未來》的學術研討會。會議開了兩天，大家從未晤面，但互相尊重，氣氛親切，討論熱烈，普遍感到意猶未盡，希望有機會能作更深入的交流。研討會後，美國學者參觀了在北京的道教著名道觀“白雲觀”和佛教著名寺院“雍和宮”——道教和佛教是中國歷史最久的宗教。

中國的無神論者和美國的基督教徒同堂對話和討論，至少在中國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儘管規模不大，時間短促，但它反映了兩國普通人民之間，不管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以及價值觀念等存在多少差異，依舊蘊含著發展交流，增進瞭解以及和平、友誼的真實心念和熱切企望。現先將參與會議的學者名單及其發言題目開列如下，以略見這次會議涉及的主要領域：

美國方面：威廉·白金漢（William Buckingham）：《基督教對美利堅合眾國建國的影響》；彼得·裏爾貝克（Peter A. Lillback）：《基督教對美國憲法形成的影響》；比爾·布瑞格斯（Bill Briggs）：《美國的宗教與道德》；林羅德（Lynn Rhodes）：《美國基督徒的職責與工作的意義》；麥克·客南門（Michael Kinnamon）：《社會正義事工：美國的基督教會國家委員會見證》（即NCC，美國基督教協進會）；法蘭西斯·伯格（Frances A. Bogle）：《美國社會正義與基督教會：拓展的事工異象》；卡特琳娜·簡金斯（Katrina E. Jenkins）：《奔向新的一天裏東升的太陽——美國基督教學生工作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保羅·林（Paul Chang-Ha Lim）：《三位一體、非原則問題論、教會論和宗教改革》；王忠欣（Zhongxin Wang）：《北美的華人教會》。

中國方面：王美秀：《基督教在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龔學增：《中國的宗教政策和宗教法

規》；李申：《中國的無神論研究機構及無神論宣傳》；任延黎：《天主教與中國》；蔣嘉森：《“三自”是中國基督教的正確選擇》；金宜久：《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杜繼文：《中國宗教的基本特徵》；習五一：《當代中國民間宗教的特徵——來自福建地區的考察》；王珍：《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有關問題》。

從這個名單和論題中大體可以看到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雙方在發言次數和機會上是均等的，並集中介紹各自國家的宗教文化特色及其與社會政治體制的關係等方面。也就是說，與會學者主要在為對方提供瞭解本國的基本情況，同時也涉及到各自國家的一些國情民俗。

第二，美方代表都是從事基督教宣教事業的學者，所展示的是美國基督教新教在美國建國和制憲中的巨大作用，以及獻身基督教事工，為社會貧困大眾服務的途徑和事跡；中方代表都是從事宗教研究多年的專家，著重介紹了中國文化和宗教的總體特色，呈現的是多種宗教並存共生，多種文化形態獨立協調的局面。

在討論中，美方學者強調了基督教在建國和制憲中的作用，並認為，迄今為止，大多數基督徒認為美國還是基督教國家。這原因，就與美國的立國基礎有關。認為早期許多移民從歐洲逃來，為的就是選擇宗教自由——信仰基督教（新教）的自由。“美國不是明確地被建立成一個基督教國家，但它的發展中暗含著基本的基督教思想。因此，憲法不是‘基督教的’，但它的確反映了‘基督教輿論’，並反映了基督教世界觀的基本思想”。中方學者普遍認為，通過美方學者的這些介紹，不但對美國的基督教在社會和政治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也對美國的社會及其文化特點有了新的認識。這應該是中國學者極大的收穫。

中方學者就中國的文化和宗教的特點作介紹說：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歷史，並沒有預先確定一個唯



會議現場

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美東地區2004年秋季讀書研討會，於2004年9月18日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舉行。這次讀書研討會的主題為“他者與差異：漢語思想語境下的基督信仰”，主講人為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哈佛大學神學院訪問學者曾慶豹。來自波士頓地區的華人學者20多人參加了這次研討會。以下為曾教授的發言：

有人嘗言：「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吵了百多年，然而它們卻尚未碰面」。此話實為不知所云，因為吵架並不說明尚未謀面，見面以後也不見得就不再吵下去，也許更為深刻的可能性是：「基督教之所以與中國文化吵了百多年，更說明瞭它們之間-本質上-就是格格不入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將繼續爭吵下去，它們之間非吵不可。

基督神學在漢語的語境中是一個被漢語文化釘上十字架的神學，或者說，基督教在漢語文化語境中根本就是一個「外來者」，我們根本無法改變、也無須改變此一實事，而且，基督神學不正談論著這樣的一位「他者」嗎？對所有的文化，包括猶太希臘文化、歐美文化而言，基督耶穌就是一個「外來者」，基督神學為此「外來者」辯護。

正因為基督神學所談論的是一位他者，任何將之迎合或調適成某種文化所熟悉的東西，不正是保羅所言的「當作愚拙」之舉嗎？因此，對被釘十字架的上帝而言，面對所有的文化語境，基督神學只能繼續重申這一個「絆腳石」，所以「吵架」是正常的，「不吵」才真正的可疑。如果正如某些人預期的那樣，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不再吵架了，那將會是基督神學最大的「災禍」。

當代漢語基督神學的構思，將致力於擺脫民族主義和泛道德主義的框架，不再是以本土化、本色化或會通這一類自明清以降思想「舊」典範作為我們的問題意識，而是轉向現代意識(現代性)，進入漢語思想界中進行反思我們的後傳統(五四)問題意識。

所謂的「舊」典範是指將漢語基督神學的研究放置於「中體西用」的框架內作思考。在「中體」不變的前提下，可以因應時勢的需要而採納「西學」，而為了避免「中體」與「西體」的截然二分造成理論的困窘，再透過「西學源出中國說」或「中國古已有之說」等方式消解「中體」與「西用」的異質性，使「中體西用」的思想架構趨於緊密和圓熟。

一的意識形態作為國家的基礎，更沒有宗教立國的傳統。中國有容納多種民族和多種意識形態的長期歷史；中華文化就是在這種內外交流和相互融彙中形成並發展著的。基督教在中國是一個很特殊的問題，所以中國學者特別介紹了中國基督教的情況。中國文化並非與基督教文化勢如水火，而是因為在這背後隱含著帝國主義和愛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民族獨立之間的對立和鬥爭。瞭解了這樣的社會背景，就可以瞭解中方學者為什麼說“‘三自’是中國基督教的正確選擇”了。按中方學者的認識，人們的文化觀、宗教觀、價值觀，一句話，屬於觀念形態的東西，至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可能被強制統一起來，或加以強制的“同化”，變成唯一的模式，尤其是在不同的國度和不同的民族之間。

應該說，這次研討會開的很成功。有神論和無神論看起來完全不同的兩種觀念形態，中國和美國看起來有著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但他們的學者卻能夠自願自發地會聚於一堂，坐在一起，共同交流，擴大視野，增加認識，而且氣氛是那樣的友好熱烈，都感到有所收穫。以此為例，可以說明，文化和宗教上的差異，並不能淹沒人民間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和互相交往的希望，和平、友誼、對話、交流，是難以阻擋的大潮。美方學者引證說，PEW研究所“在2002年度全球態度觀察發現，世界上大部分的有影響力國家認為，美國在制定國際政策的時候，並不在乎其他國家的利益。美國人認為他們自己是滿有美德和優點的，但是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並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我們美國人的行為是與美德背道而馳的。”他們強調，“我們還要關注《聖經·新約》中耶穌和保羅所提出並定義的‘愛的原則’，作為基督徒行為的最高倫理規範，同時我們也要建議美國的國家決策者們，能夠根據這種‘愛’的內涵重新反省他們對信仰的理解。”中方學者認為，這可能

代表了基督教在大多數民眾信仰者中的聲音。會中會後，中美雙方學者都希望這樣的研討會能夠繼續下去。

(編自文丁報導)



參觀白雲觀

他者與差異：漢語思想語境下的基督信仰

儘管李澤厚的「西體中用」，「西體」是指現代化工業科技發展，「中用」是指中國的國情和傳統，用「西學」來改造「中學」，仍改變不了一個中國傳統主義者的基調。同樣的，儘管台灣神學企圖「去中國化」，以台灣的「本土化」語境來突顯「西(基督)學」之用，處處表現出「適應說」的主張，刻意地掩蓋「他者」或「差異」的事實，仍脫離不了晚清的思想典範，構造一種與「亞洲主義」對立的「基督教主義」。

從「體用論」的典範進入以「現代性」為典範，這意味著漢語基督教研究本身即是當代漢語思想界的一次「現代性」的思想事件。作為「外來的」或「他者」，它可以展開更為積極的批判工作，尤其是朝以對傳統性和現代性的構成提出神學語式的批判，不是重視「適應」，而是重申「差異」。

漢語基督教的研究不是充當基督徒為安撫民族情感的工具，漢語基督神學的構思不是為使儒徒皈依基督信仰的手段，更不是表面的強調以「認同」為信仰實踐來證明對自己民族國家的愛，因為它們都不過是為了滿足某種民族意識形態的論述，而非真正增進信仰的品質，也非為了基督做見證。因此，不管是漢語基督教的研究或神學的展開，將走出以儒道/基督、本土/域外的思想框架，走出中國或台灣「救國」等「愛國愛教」(因愛稱義)的民族主義巨靈，真正為基督作見證。

作為在漢語文化語境中的基督神學，它不僅表示基督信仰來自西方，更重要的是，信仰基督即是意味著以「他者」的身位或面容出現，他者不是一位異己的他者，他者是一位差異的他者。正確的說，「上帝就是上帝」，面對作為他者的上帝，基督教研究或神學構思只能是自我批判的，他者遠非成為我們可融通或轉化的對象；同樣的，十字架不止是希臘人的愚拙、猶太人的絆腳石，也是儒(道)徒的絆腳石、中國人的愚拙。

一種與十字架神學相宜的漢語基督神學尚未展開。

長久以來，教會神學家把基督教研究禁錮於神學院體制之內，充當作佈教和牧職的建制型訓練之須，因此他們並無意認真對待現實的文化氛圍和具體的思想語境，甚至為了維護於基督教圈內的發言權，將種種神學院體制以外的基督教研究視為不具正統性，進而排斥和否定他們的研究成果。



研討會現場

基督教研究在漢語大學體制底下展開也是近二十年的事，儘管中國早就出現了所謂的「基督教大學」，但是「基督教大學」與「基督教研究」仍是兩個不相關的東西，也正是早期教會的基要派領袖對於「不信派」的抵制，對於基督教大學從事於基督教研究同樣抱以「不信派」

的姿態。因此，神學院成了一個獨立於「基督教大學」以外，卻不是作為「基督教研究」的機構而存在，神學院將自己清楚確立在「教會牧職」的功能和角色上，我們從某種獨立於神學院或附設於神學院的「研究中心」的出現，可以說明神學院基本上與「基督教研究」並不相關，「基督教研究」只是附設性的，常聽神學院人說：「我們不是學術研究機構，我們培育教會的事奉人材」。可見，「基督教研究」在大學或神學院都未真正存在過，所以，漢語基督教的「學術積累」仍乏善可陳，似乎應驗了梁啟超評價晚期基督教的那段話：「各派教會在國內事業頗多，尤注意教育，然皆竺舊，乏精神；對於數次新思想之運動，毫未參與，而間接反有阻焉。基督教之在清代，可謂無咎無譽；今後不改此度，則亦歸於淘汰而已」。

當代漢語學界的「語境」已出現了重大的思想變革，這項變革竟帶來了漢語基督教研究「語境」的改變，隨之也牽動了漢語基督教大學和神學院紛紛做出了反應，基督教研究成了漢語學界公共領域的一支，它不是充當作吸收西學的一個面向來理解的，而是當成一個學術傳統去耕耘的，甚至，基督教研究在漢語學界裡已成為一種具競爭力的思想，作為一種現代公共言說或社會思想性的「漢語基督

教研究」業已成型。

然而，公共領域實際所指的究竟是什麼？簡單來說，這是一個思想文化競爭的空間，涉及到社會佔主流地位的文化價值、生活趣味和倫理規範的根據和主張問題，因此可稱之為價值倫理根據的公共領域。公共領域之於基督教，應指漢語社會的價值論說和倫理取向是否加諸了對基督教主張和觀點的採納和參與，事實上，任何社會都離不開一種為社會生活群體提供意義規範的價值理念，在此開放的競爭領地，基督教的競爭力決定了其參與的程度和言說地位。

換言之，它不是關於基督教遺產的繼承，也不是基督教佈教的工具，它是在當代知識社會分化下的結果。作為知識類型的基督教，它越來越以「思想資源」的方式保持在思想文化公共領域中的發言權，正如「漢語神學」的說法不是說明「一種」叫著「漢語」的神學，因為「漢語神學」實質所指的是一種「基督教研究的現象」，也是一種「基督教研究的效應」。

學術界對基督教研究逐漸地產生興趣，不同於過去的偏見和排斥，都與這一套套的基督教學術叢書的翻譯和出版有關，使對基督教的關注與漢語的學術圈取得了聯繫；也由於基督教的研究漸受重視，並成為了人文學術傳統一個有待極力開展的領域，使基督教研究的群體不得不加緊努力，更多的投入於漢語整體學術建制的行列中。

以港臺一代為列，從早期編輯「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和「東南亞神學教育叢書」，到近期「歐陸宗教思潮系列」和「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已積累出相當的漢語基督教研究的出版，對於港臺漢語學圈的基督教學術建制取著一定的作用。以中國大陸學界為列，採基督教為名的期刊就有四種：《基督教文化評論》（貴州人民）、《基督教文化學刊》（人民大學）、《基督宗教研究》（社科文獻）和《基督教學術》（上海古籍），叢書類系列的有「宗教與世界叢書」（四川人民）、「基督教學術研究文庫」（上海三聯）、「歷代基督教經思想文庫」（人民大學）、「當代基督教譯叢」（上海三聯）、「基督教文化譯叢」（北京大學）、「宗教學譯叢」（人民大學）、「俄羅斯宗教哲學譯叢」（浙江人民），等等。近十年的漢語基督教的研究和出版已足以作為「評估」的對象了。當今世界所有的人，都在分享著同一種至關重要的

體驗模式，關於時間和空間、自己與他人、生存的可能和危險，都深深地將全人類連接在一起，所有的「體系」都崩解了、一切曾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這就是「現代性」及其伴隨而來的「後現代」。基督教研究面對著前所未有的艱鉅挑戰，已遠非靈性、聖經知識、教會傳統、信理主張等討論可以應對的了。除此之外，現今大學的學科也通過分殊化或專門化給各個學科明確的定位，也正是分殊化或專門化帶來的後果，任何的學術研究若封閉在自己的領地中，正顯露出其理解力的衰竭和判斷力的片面，不足以應付現代社會的複雜度。

現代社會以多元思想見稱，這意味著作為學術公共領域中的基督教研究存在競爭與對話的身份和能力問題，尤其在東方社會的語境中，基督教研究面對來自多元宗教挑戰的問題是在西方社會所未曾遭遇過的，因此，漢語的基督教研究實際上應該置於現代性的思想語境中來形構自身的潛力和資質。如何在學術公共領域中不只具有發言權，而且還有競爭力，正考驗著以基督教研究作為「志業」的學者。

基督教研究不僅是教會建制的思想遺產，亦作為曾經漫長西方歷史經練的人文學科，基督教研究同樣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理论資源。基督教研究的誘人之處在於它對生存具有感召力，同時，它對行動實踐的問題也富有強烈的批判性和反省性力量，基督教研究即是朝向於這兩方面作出深化的作用。

因此，學科之整合研究是現階段大學學術體制的基本方向，尤其是置身於大學體制中的基督教研究，必然從「神學」的母體「聖經」中解放出來，漢語基督教研究將無以迴避的與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身體理論、政治經濟學、商品消費、社會心理學、性別、……等各種「現代性」學科形成既競爭又對話的關係。隨著現代性的問題意識的逐漸成熟，發展學術體制下的基督教研究，成為維持學術公共領域中基督教的競爭不可或缺的力量，一起「後世俗」的思想典範將對漢語基督教研究起著刺激的作用。

作為「他者」和「差異」的成了肉身的上帝，我們對祂的態度只能是「信仰」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但卻又是可能的，因為上帝使不可能變為可能（Impossible, The Impossible Made Possible, I-M-Possible，〈馬可福音〉十章27節）。

2004年8月，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洛杉磯讀書會在陳俊偉教授家聚會，由Pepperdine大學的Thomas Reilly 教授主講“以上帝之名挑戰中華帝制”。以下是Thomas Reilly 演講的主要內容。

太平天國的《聖經》用了上帝這個字來翻譯God。鴉片戰爭後，God的譯名在中國傳教士中是一個中心問題並且眾說紛紜。從宗教宣稱的角度看，如何翻譯God也是關鍵的。當傳教士向人們傳教時，不斷會遇到這個問題：你信什麼？這裏，我想先介紹一下上帝譯名的歷史。利瑪竇認為“上帝”這個字最好，但後來他改用“天主”。他說，在中文古籍裏，上帝和天是一個意思，兩者的區別只是名字而已。然而，在天主教傳教士中有許多反對用“上帝”來指稱God，並堅持只用“天主”。新教傳教士在中國傳教開始時則用“上帝”。洪秀全最早接觸基督教是通過《勸世良言》（《聖經》的節譯本），其中大都用“神天”或“神”來翻譯God，偶爾也用“皇天上帝”，“天上帝”，有一次用“上帝”。當時還有許多別的譯本用“皇上帝”，“上主”等等。為了統一譯法，傳教士們當時開展了一個廣泛的討論。在1845-51期間，香港出版的Chinese Repository（《中文問題》）每一期都有一篇文章討論God的譯名問題，集中在用“上帝”還是“神”。辯論的雙方大都回到使徒時代，涉及希臘原文和文化背景的考察，學術味道甚濃。比如，為了論證“神”是合適的譯法，他們會強調說，使徒們在面對希臘化人群宣教時，不用Zeus來譯Yahweh，而用Theos（神）。另一方為“上帝”譯名作辯護時則強調說，我們要把God的含義向中國人傳播，就必須瞭解中國文化。“神”在中文中無法表達一個最高的存在（God）。而且，神和鬼常在一起連用，說明“神”往往指的是低級存在。在皇帝敬天時，也是把各地的神祇放在低級的位置。比較希臘的Theos，Theos可以指各種各樣的神，包括最高和最低；而中文的“神”則只指低級的存在。討論進而進入到考察中國古籍關於“上帝”和“神”的使用。一種觀點認為，在秦朝以前，中國人稱統治者為“皇”，從秦始皇開始，“皇”和“帝”連在一起來用。這樣

以上帝之名挑戰中華帝制

做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地位更高。他們甚至認為，秦始皇用“帝”來自稱，這種做法是錯誤的不合法的，是統治者自我拔高，如羅馬皇帝也自稱為Theos。關於“上帝”和“神”的爭論一直影響到當今中國基督教的用詞。這種名字的古籍考證反映了傳教士們的一個意圖，即基督教不是要介紹一個外來的宗教，而是要恢復中國古時候的正統。

當然，洪秀全對所有這些討論並不知曉多少。但是，他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恰好是這樣做的。他命令他的追隨者打破各種地方神祇和偶像。在他的詔書中，他專門提到，“皇帝”是一種褻瀆的用法。在他的心目中，太平天國要反對的不僅僅是清朝皇帝，而是從秦朝開始的整個褻瀆上帝的皇帝體制。他說，人世間最多只能稱“王”，但是皇帝卻敢稱“帝”，這是大逆不道。即使是上帝的兒子耶穌，也至多被呼為“主”，皇帝是何人，敢稱為“帝”？這人該死！洪秀全對耶穌的稱呼也很有意思。我們現在用“基督”來稱耶穌。但“基督”只是音譯，在中文中是沒有意義的。太平天國用“太子”來稱耶穌。我認為這個翻譯非常好。洪秀全還強調，只有上帝才能稱帝；因而“帝”是專名。在上帝這個譯名的使用中，我們看到，洪秀全所要推翻的不僅僅是清朝皇帝，而且是整個帝制。這一點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中國學者在評價太平天國運動時，往往認為洪秀全用宗教的外衣來反對清朝政府。而西方學者則一般認為太平天國的“基督教”不是真的基督教，如洪秀全自稱為耶穌的弟弟。當時的傳教士大都認為太平天國是邪教。我認為，洪秀全是一個創造性的人物。首先，他對皇帝和上帝之間的關係有深刻的認識。其次，他用“太子”來譯“基督”，從中國文化的角度看，更容易讓人理解基督教。這兩點在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融合上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嘗試。從這個意義看，我認為，太平天國是一種中國特色的基督教。如果洪秀全沒有說他是耶穌的弟弟，我想，太平天國作為在中國的基督教運動是非常有創造性的。據我掌握的材料，太平天國有一天命令，就是每個人都必須背誦“十戒”，不然的話會被砍頭。

田薇教授
(清華大學哲學系)

我從2003年7月至2004年7月從清華大學來到美國，作為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的訪問學者，以“基督教倫理與儒教倫理比較研究”為課題，被安排在波士頓大學神學院進修。一年來在學術探討和信仰體驗方面都有很大的收穫。下面將所做的事情做一簡要報告。

剛到美國停留在舊金山基督工人神學院一個半月。首先參加了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組織的“第三屆美國宗教文化高級研討班”在西部的活動。研討班的內容非常豐富，我們訪問了三谷華人教會、南灣愛修葡萄園教會、大使命中心、

環球聖經公會、家庭更新協會、

康郡福音教會、還有基督工人神學院，以及美國教會，同許多的基督徒朋友們進行了多次交流座談，溝通討論。此外，還參觀遊覽了斯坦福大學、伯克利分校和舊金山市等。緊張有效的訪問和交流，開闊了眼界，激發了思考。

研討班結束後，我在基督工人神學院開始閱讀搜集有關基督教倫理學的資料，期間聽了鮑會圓教授的《約翰福音》課，與神學院院長陳若愚教授就基督教倫理學的教學問題做了一些初步交流，瞭解他們學院在這方面的教學情況，包括教學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參考書等等。此外，每週參加主日崇拜和查經班，參加一些教會的聖事活動、佈道會，觀看了許多介紹基督教信仰的影片。上述種種活動既為我的基督教研究和教學積累了一定資料，也使我對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有了深切的體驗和感悟。

從2003年8月到2004年7月我在波士頓大學神學院進修。在此期間參加了三次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美東地區讀書研討會。第一次2003年秋季研討會在哈佛燕京學社舉行，我作為主講人做了題為“基督教的博愛觀及其對現代處境和儒家文化反思的意義”的報告。第二次2003年冬季研討會題為“基督教對於自殺的看法”，由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吳飛主講；第三次2004年春季研討會由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前院長、著名神學家南樂山（Robert Neveile）



田薇教授

教授主講波士頓大學關於比較宗教研究的基本觀念和基本原則。2004年在波士頓大學神學院聽了“基督教倫理與政治”、“比較宗教研究”的課程，在紐約歸正學院聽了“倫理神學”、“聖經中的侍奉典範”、“十六、十七世紀清教徒的信仰及其生活”的課程。2004年6月在紐約參加了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和紐約宣道會神學院主辦的“基督教與當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的論文是“從拯救觀念看基督教和儒家的資源互補”。6—7月參加了北美華人基

督教會組織的“第四屆美國宗教文化高級研討班”在東部的活動。首先在波士頓參觀考察了多家美國人的教會、黑人教會以及中國人的教會，還探訪了美國的基督教歷史文化遺跡普利茅茨和五月花號及一些著名大學，聽了波士頓大學神學院的幾位學者教授關於宗教與科學、美國宗教多元狀況、美國當代神學狀況、美國黑人

基督教的發展史、基督教的社會參與的講座；然後在費城，在既是教授又是牧師的皮特帶領陪同下，參觀考察了獨立宮、自由鐘、美國憲法博覽廳，還到了當年華盛頓所率領的大陸軍與英國軍作戰的戰場——離費城西北20英里的福吉谷。此外，與牧師、教授、基督教基金會、專辦和宗教相關案件的法律事務所，多次就基督教與美國歷史和現實的關係問題座談交流。最後在華盛頓住在華人基督徒的家裏，參加了一系列的教堂崇拜、基督徒的禱告會、查經班，參觀了國會山莊、林肯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以及幾所美國大教堂。從2003至2004年前後大約8個月左右的時間我還參加觀摩了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的婦女查經班，同她們一起研讀了《約翰福音》，同時還聽了原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黃子嘉教授的《羅馬書》講座。上述一系列活動使我對基督教信仰獲得了非常深切的理解和體驗，為我的基督教理論研究提供了非常必要的感性基礎，由此促進了我對基督教文化的學術思考。

除了參加上述各種有關基督教的文化活動之外，更多的時間是從事學術研究，包括搜集資料、閱讀思考、寫作論文、構思講義。在美期間寫了7萬字的隨筆，包括詩歌、散文、感想等，寫了8萬字的學術論文，並草擬了基督教倫理學和中西宗教倫理比較研究兩門課程的講課大綱。下面將發表的論文開列如下：

傅有德教授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我應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的邀請，於2004年6月至9月在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做訪問學者，主要任務是從事猶太教與基督教關係的研究。所做主要工作如下：

1、撰寫《猶太教研究》，約35000字。該文是北京大學張志剛教授主編的《宗教研究指南》中的一章。

它系統闡述了猶太教的形成，信仰、教理、習俗、宗派和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該書將於2005年春出版。

2、文章《彌賽亞：

猶太教與基督教的不同理解》，主要闡述了猶太教和基督教對於彌賽亞的不同看法。猶太教：彌賽亞意為受膏

者，指的是國王，祭司等，拉比猶太教中指世界末日時降臨的英明君主——作為大衛王後裔的彌賽亞，其使命是建立和平正義的王國。基督教：救世主，指耶穌。他具有神性，已經降臨，死後復活升天，末日時再度降臨以實施最後審判。二教的主要區別在於是否承認耶穌是彌賽亞以及彌賽亞的神性。

3、文章《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對話：問題與前景》，主要闡述二戰以來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對於猶

太教和猶太人立場的轉變，對於反猶主義的譴責和尋求對話、改善兩教關係到努力及其良好效果。目前，兩教關係是歷史是最好的時期。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在基督論問題上兩教無法達成一致，基督教不可能放棄耶穌即基督及其神性而迎合猶太教的彌賽亞觀，猶太教也不會承認基督教的基督論。這是兩教的性質所決定的。當然，這不應該成為兩教和睦相處的障礙。

在美國的近三個月中，除了在波士頓大學從事研究外，我還有幸參加了在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在

Walker Center舉行的4次學術報告，以及波士頓、費城和華盛頓的考察活動。從中瞭解了美國宗教的現狀，宗教對於美國政治在歷史和現實中的地位和作用。開闊了我的眼界，使我對宗教的功能，尤其是基督教在社會生活各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體會。

此次訪問原定六個月，因為我在國內過多的工作而中止。但是，近三個月的訪問不僅為我提供了充裕的時間和

良好的學習生活條件，使我完成了上述研究成果，而且使我對美國的宗教狀況，尤其是華人基督教的狀況有了較多的理解，體會到宗教在美國社會、在華人生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我在波士頓大學研究的成果將由國內的出版社和期刊發表，它們將有利於國人正確認識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關係。這些成果也為我的教學提供了直接的幫助，為我今後的研究奠定了好的基礎。



傅有德教授（左）與王忠欣博士

1、論基督教的博愛觀 《清華哲學年鑒2003》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罪與愛 《恩福》2004、1 （美國）

3、愛的神性之維及其人性論預設 《天主教神學學刊》創刊號 2004

4、博愛與仁愛——基督教傳統與儒家傳統比照的一個視角

《中國國際哲學與宗教論壇》2004、1 （美國）

5、從聖經傳統解讀現代文化的救贖資訊 《河北學刊》2004、4

6、感受與反思——美國信仰之旅 《世界文化論壇》2004、8-9 （美國）

7、從拯救觀念看基督教與儒家的資源互補

第九屆“當代中國與基督教”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6 （美國、紐約）

8、“道成肉身”的文化解讀與文化救贖——從超越希臘哲學的困境談起

《維真學刊》2004、2、（加拿大）

9、儒家“自力”觀念透析——一種文化比較的考察 《恩福》2004、4 （美國）

2004 年秋 中國學術之行

2004年10月至11月，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王忠欣博士在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在這次行程中，王忠欣博士先後去了北京、四川、和福建，在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四川大學、和福建師範大學等院校舉辦了關於基督教的學術講座，與各校師生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交流。

王忠欣博士在北京期間訪問了中國人民大學，與



接受北京師範大學兼職教授聘書

宗教學系的部分教授餐敘，交換學術界宗教學研究的資訊。在北京師範大學，王博士在京師科學與人文論壇上作了“基督教與環境倫

理”的講座，對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帶來的正負兩面的後果、中國目前的生態危機、以及基督教的生態倫理觀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和分析，他認為中國環境和生態的保護要從觀念的改變入手。在講座前，北京師範大學科學和人文研究中心舉行儀式，聘任王博士為該中心兼職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王博士作了“美國政教關係”的講座，並與該所研究人員座談，討論中美宗教狀況、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等方面的問題。

在成都期間，王忠欣博士參加了由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主辦的“基督教與道教倫理之比較”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在會上作了“中國的生態危機與基督教的生態倫



在四川大學會議上發言

理觀”的主題發言，向與會者介紹了基督教對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看法。會後，應四川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的邀

請，王博士為該校師生作了“基督教與中美關係發展史”的學術講座，詳細介紹了在中美關係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中，基督教所起的作用。

結束了在四川的學術交流活動，王忠欣博士又飛往福州，開展與福建師範大學的學術交流。王博士在福建的學術活動共有三個部分，一是參與資助由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院長林金水教授主持的

“福建基督教史”的翻譯出版工作；二是為社會歷史學院的師生舉辦“基督教與中美關係發展史”的學術講座；三



在福建師範大學會議上發言

是參加由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的“中西文明的交融與興衰國際學術會議”，並在會上作“中西宗教文化交流與對話的意義與途徑”的主題報告。這次會議，共有國內學者近80人參加，大多集中在歷史、文化領域。雖然會議的主題並不是討論宗教，大多數學者的專業也不是宗教學，但中西文明中的宗教因素還是引起了與會者的關注和濃厚興趣。

在這次中國學術交流活動期間，王忠欣博士還將學會的學術刊物和會訊分送給參加學術講座和會議的眾多學者。此外，王博士同四川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歷史文化學院、華中師範大學商討了2005年10月在成都合辦“基督教在華史”學術研討會的計畫；同北京師範大學商定於2004年12月在該校舉辦首屆中國“科學與信仰”學術研討會。



在四川大學的學術講座